

月下青毡

■杨胜林

夜半醒来，窗帘隙处，漏进一枚极淡的银叶子。白日里沉甸甸的心事，被这清辉一照，竟都浮泛起来。索性披衣，悄悄带上门出去。

宿舍楼前，隔着一道仅容行人的水泥路，便是那方偌大的足球场了。路旁疏疏立着几株桂树，花期已近尾声，夜风里只偶尔送来一缕残存的甜香，若有若无，像个怯生生的梦。路边挨着宿舍楼的，是三个长圆形花坛，里面是孩子们侍弄的寻常菜蔬。月色下看不真切，只显出团团簇簇的墨晕，仿佛是夜不小心滴落的几滴墨渍。

我背着手，慢慢踱过水泥路，踏上了球场的边缘。脚下并非泥土，也非朱公笔下那田田的荷塘，而是人工织就的绿毡，密密植着塑胶的草叶。

风是有的，但极轻，仿佛怕惊扰了这夜的梦。它拂过塑胶的草尖，没有万顷碧波的声音，只听得见一阵极细碎碎沙沙的窸窣声，像秋蚕啜食桑叶，又似远方有人絮絮低语。这声音，反是让周遭更静了。忽然间，那球场边缘的暗影里，响起了几声虫鸣。先是试探似的一两声，清脆得很，像往静水里投了两粒小石子；接着，便从更远的草丛里应和起来，此起彼伏，织成一张绵密而空灵的网，将这月下的球场，连同我自己，都温柔地笼罩了进去。

我立住了脚，静静地听。这虫鸣，不像盛夏那般聒噪，倒带着几分秋日的清寥与安详。它们在唱些什么呢？是唱这无边的月色，是唱这自由的夜，还是唱那短暂的生命里，必须高歌的欢愉？我什么也不想，又好像什么都想，只觉着自己便要融化在这片光与夜交织成的凉夜里了。

这样站着，猛一抬头，却看见了天上那轮月。今夜的月，是快要圆了的，只是边缘还略微缺着一丝，像一块被岁月磨去了些许棱角的温润古玉，静静地悬着。它的光不算皎洁，带着一点淡淡的鹅黄，于是整个天宇，也被染成了一种渺茫的、浅灰蓝的调子，深邃得望不见底。月亮的周围，疏疏地缀着几颗星星，光芒很弱，努力地眨着眼。古往今来，多少人望月伤怀，思乡思人。李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

月光曾经照古人”。是啊，此刻照着我的这缕清辉，不也正照着百里之外我那小小的村寨么？不也正照着寨子里那新起的农舍，与另一处尚未平复的旧伤么？

人世的事，谁能预料呢？就像是秋深时节的树，谁都以来年还会发出新芽，却不料其中一枝最青翠的，竟在某个夜里，悄没声息地折了，落了，只留下空荡荡的位置，和再也无法填满的寂静。这月光，此刻也正凉凉地照在那两处院落里吧？月光渐渐升高了些，我的影子在脚下缩成了一团浓墨。一阵风过，带着晚秋的凉意，透衣而入，我禁不住打了个寒噤，这才从遥远的哀思里醒过神来。眼前，依旧是这静悄悄的、泛着冷光的塑胶草场。

我沿着那条白色的界线，又慢慢地走起来。这一走，便走到了球场的另一头。我忽然想起，十二年前，我初到这所学校时，第一个夜晚，也曾在这片还只是碎石满地的空场上徘徊。那时的我，还是个满腔热血的青年，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的宏愿。后来，这操场铺上了水泥，又换成了这人工的草皮，像个渐渐长大的孩子，变得越来越齐整。我送走了一届届学生，眼看着他们从流着鼻涕的娃娃，长成了挺拔的少年。我的发际线，也在这些年年岁岁后，眼角日渐开阔，恰如退潮后裸露的岸。

时光不容分说，推着人往前走。我的三十多年，在这亘古的月光下，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瞬息间的事罢了。

然而，我低下头，看着脚下这片人造的草场。它没有真草的枯荣，却也因此有了一种超越季节的、恒久的绿意。我想，生命的形态或许也是如此。个体的生命短暂如蜉蝣，如朝露，但生命所创造、所维系的——这学校，这草场，这教室里明明灭灭的灯火，那窗子下的新楼——却在无尽的代谢中，传递，延续。悲恸是真实的，如这脚下的石英砂，坚硬而砾人；但希望，也正如这月光下的清辉，以无比坚韧的方式，在缝隙里生长出来。

东边的天际，那墨黑已经淡了一些，透出些鱼肚白的微光，像一方被

草叶间掺着无数细碎的石英砂。月光照在上面，并不像水光那般潋滟，只泛着一种清冷的、细碎的星芒，仿佛是谁不经意间，撒下的一把凝固了的霜粒。

月光是淡淡的，像一位矜持的故人，远远隔着，将一层牛乳似的光，轻轻地、均匀地洒在这一片人造的绿茵上。那原本鲜亮的绿色，此刻被月光滤过，沉淀成一种沉郁的、近乎墨绿的调子，厚墩墩地，铺展到远处，与夜的暗影融在一处。近处，花坛与桂树落下参差斑驳的黑影，鬼魅似的。球场上那条用作界线的白线，在月光下便显得分外明晰，像一条沉默的河，界开了光与影，也界开了今夜的我与往昔的纷扰。

月光渐渐升高了些，我的影子在脚下缩成了一团浓墨。一阵风过，带着晚秋的凉意，透衣而入，我禁不住打了个寒噤，这才从遥远的哀思里醒过神来。眼前，依旧是这静悄悄的、泛着冷光的塑胶草场。

我沿着那条白色的界线，又慢慢地走起来。这一走，便走到了球场的另一头。我忽然想起，十二年前，我初到这所学校时，第一个夜晚，也曾在这片还只是碎石满地的空场上徘徊。那时的我，还是个满腔热血的青年，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的宏愿。后来，这操场铺上了水泥，又换成了这人工的草皮，像个渐渐长大的孩子，变得越来越齐整。我送走了一届届学生，眼看着他们从流着鼻涕的娃娃，长成了挺拔的少年。我的发际线，也在这些年年岁岁后，眼角日渐开阔，恰如退潮后裸露的岸。

月光渐渐升高了些，我的影子在脚下缩成了一团浓墨。一阵风过，带着晚秋的凉意，透衣而入，我禁不住打了个寒噤，这才从遥远的哀思里醒过神来。眼前，依旧是这静悄悄的、泛着冷光的塑胶草场。

我沿着那条白色的界线，又慢慢地走起来。这一走，便走到了球场的另一头。我忽然想起，十二年前，我初到这所学校时，第一个夜晚，也曾在这片还只是碎石满地的空场上徘徊。那时的我，还是个满腔热血的青年，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的宏愿。后来，这操场铺上了水泥，又换成了这人工的草皮，像个渐渐长大的孩子，变得越来越齐整。我送走了一届届学生，眼看着他们从流着鼻涕的娃娃，长成了挺拔的少年。我的发际线，也在这些年年岁岁后，眼角日渐开阔，恰如退潮后裸露的岸。

清水缓缓化开的淡墨。月光于是便显得愈加的淡了，谦逊地退隐着。虫鸣声不知何时，也已歇了下去。世界重又归于一种崭新的、等待破晓的宁静。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清冽的空气，整了整衣衫，转身，向着教师宿舍楼走去。今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片球场上，又会充满了孩子们的奔跑与呐喊。而那朗朗的读书声，也将一如既往地，从每一扇窗子里流淌出来。这声音，与月光下的清寂，仿佛隔着时空对话，告诉我这片“青毡”之上，何为瞬间，何为恒久。这或许便是月色清辉，对我十余年寻常岁月的一次意外照亮吧。

(作者单位：黄平县一碗水乡中心小学)



蓬晓春相
山镜蚕见
此但到对
去愁死难
无云丝别
多鬢方亦
路改尽雅
青夜蜡东
鸟吟炬凡
殷应成无
勤赏月沮
为光始百
探寒千花
看零千残

无题·李商隐
遵义航天小学(八)班 毕欣然书

一堂“赢了成长”的课

■张磊

十月思南的暮色里，赛场的秋风裹着烟火气撞过来时，我攥着空白的教案本站在入口——今天的“课”，写在孩子们的衣角、家长的掌心，还有终场哨响后那阵轻轻的沉默里。

赛前： 把“课堂”裹进烟火气里

筹备“梵越联赛”思南陈曙队主场对阵沿河乌江画队的啦啦队时，我在402班的班级群里敲下一行字：“今天咱们不做‘看护者’，做和孩子一起学的‘同学’。”

出发时，公交车载着的是一支混着孩子气的队伍：小宇扯着爸爸的衣角举国旗，小航被妈妈塞了两瓶矿泉水，小霖踮脚给妈妈脸上贴星星，小豪小嘴里塞满烤肠，惹得家长们笑出了声。走到看台，我往小宇那边递了个眼神——忘带荧光棒的小航正攥着衣角蔫着，小宇立刻把自己的荧光棒塞过去，小宇爸爸拍了拍儿子的肩：“这叫‘搭把手’，比赢球重要。”我笑着补了句：“就像在班级值日时，总有人帮忘带抹布的同学递一块。”小航攥着荧光棒抬头，眼里的光比烟火还亮。

赛中： 把“道理”活成看得见的样子

国歌响起时，孩子们的手举得参差不齐。我先站直身体把国旗举到肩高，家长们跟着抬了手——小霖爸爸把国旗贴在胸口，小芸妈妈轻轻拍了拍女儿的背。几秒后，几十只手齐刷刷举成一片红，小豪仰着头唱，脸颊上的星被灯光浸得透亮。“你看，”我蹲在她身边，“大家朝着一个方向站，就会像星星聚成月亮。”

对方踢出漂亮传球时，欢呼忽然哑了。我先抬起手鼓掌，小平爸爸跟着拍了掌，撞了撞儿子的胳膊：“这球踢得漂亮，该夸！”小宇犹豫了一下，掌心都拍红了。“尊重不是‘只喜欢自己人’，”我弯下腰，“是看见别人的好，

也愿意说‘你很棒’——就像咱们班评奖，你会给进步的同学投票，对不对？”

终场： 在输球里，长出更“软”的韧劲

哨声落时，记分牌上的数字让看台上静了一瞬——思南陈曙队2：4不敌沿河乌江画队。小文把荧光棒握得皱巴巴，小思的眼眶红得像脸上的星。我先蹲在她身边，指了指球场上弯腰致谢的思南陈曙队队员：“你看哥哥们，输了球，是不是还笑着鞠躬？”她眨眨眼：“他们不难过吗？”“难过，但他们把‘体面’揣在了兜里。”我轻声说，“就像你上次没考好，却把错题本整理得整整齐齐——输了结果，没输样子，这才是赢。”

小洋忽然踢了踢台阶：“明明他们传球那么好！”我抬手指向对方替补席——几个队员正和陈曙队球员击掌：“对手也在夸他们的传球。咱们今天的掌声，不止给赢球的人，也给‘认真踢了全场’的人。就像跑步比赛，最后一名坚持到终点时，你们也会喊‘加油’，对不对？”

家长们也围过来：小洋妈妈擦了擦儿子的眼泪，小亮妈妈把皱了的国旗贴按平。我把孩子们的手拢在一起：“输球不是结束，是知道‘哪里能更好’的开始——就像你们写作文，改了草稿才会更棒。”

往回走时，风掀起橙衫的衣角，小宇举着荧光棒喊：“下次还来给咱们思南陈曙队加油！”小安跑到我身边：“老师，我要写篇作文叫《输球的赢》！”

我摸了摸她脸上的星——这节课没写板书，却把“友善”“尊重”“体面”种在了他们眼里：是递荧光棒的手，是为对手鼓掌的掌心，是输球后笑着往前走的样子。最好的教育从不是说教，是我站在他们身边，把“怎么活”变成了看得见的。

(作者单位：思南县旷继勋小学)

盘兴高铁的时代长歌(组诗)

■胡光贤

旧路烙印

喀斯特的云贵高原，藏着千年的叹息宋代的长亭短亭，延伸成望不到头的崎岖“地无三里平”的标签，贴在群山的额际几百米的距离，要绕着峰峦走几个晨曦几许的山道上，“抛锚四五回”的歌词把塞先艾先生的笔墨，浸满跋涉的苦涩我坐上九十年代的公共汽车，在泥石流颠簸笨车的眩晕里，是童年对远方的怯懦老家海坝头的水田，曾是谋生的土壤插秧守水，收割背粮，摔倒都是寻常景色盘州到水城的老路，七八个小时的阻隔让咫尺天涯，成了祖辈解不开的枷锁

铁龙崛起

乙巳年的东风，吹暖了盘州的站台近百公里的钢铁大动脉，在群山间穿梭九成以上的桥隧比，是与岩溶层的对抗二百五十公里时速，碾碎“涉历兼旬”的无奈从贵广到沪昆，从渝贵到成贵一条条巨龙腾起，织就西南大地的经纬盘兴高铁压轴登场，续写贵州“市市通高铁”的壮美盘州至兴义，两小时浓缩成半个钟头的相会曾几何时，高铁旅游课调研的足迹深深印在盘州站与保田站的台阶历时半载的日夜打磨，让文字与铁轨同辉相映老家的五层小楼，伫立在盘州站的背面看钢铁巨龙，载着期盼穿越山川壁垒

新生土地

老家海坝的田垄上，长出了新的传奇制药厂、物流园，取代了昔日的稻畦土地流转收入，务工薪酬，入股红利把村民的腰包撑满，笑容里含着沉甸甸的喜悦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小洋楼替代了土坯房小轿车的鸣笛音，盖过了当年的马蹄声盘兴高铁串起珍珠——安妥古银杏、万峰林的诗意马岭河的峡谷，迎来粤港澳的避暑客群兰花市场的芬芳，漫过省际的边界刺梨与其他土特产，借着冷链走向远方的街市年游客量增长的数字，是高质量发展的注脚“交通+产业+旅游”，让幸福指数持续攀升“中国天眼”的凝视，大数据的脉动，“村超”的喧嚣都在这条畅达的道路上，绽放多彩贵州的活力群山不再是阻隔，而是大美风光的伏笔万桥飞架的奇迹，改写了历史的命题从“黔道难”到“黔道畅”，是时光的逆袭更是三千八百万贵州人，用汗水凝结成坚韧铺就的希冀铁龙飞驰，载着“黔程似锦”的期许把“峰林兴义，胜境盘州”的新名片镌刻在喀斯特的画卷上，呈现永不落幕的生机

(作者单位：盘州市教育局)

焦裕禄精神(剪纸)

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 杨婷婷 指导老师：杨正祥



清风来，莲花开

■贵阳市第二十三中学八(5)班 黄万莲

每天路过，我都会不自觉的踮起脚，朝路边小池里望一眼：圆圆的叶子浮于清波之上，青得逼你的眼；长长的杆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像亭亭玉立的君子，不倚不斜，风一过，它似乎在向我轻轻点头，仿佛在告诉我：清清水白白地站着，便是底气。

莲叶有丝，清白自知

老师把画架支在池边，让我们先闭眼听风掠过荷叶，再睁眼去画那朵白莲。看着我的画作，我却难以满意，总觉得缺少了一股神韵。老师似乎读懂了我的叹息，轻轻摘下一柄莲叶，扯出长长的白丝：“莲不是不沾泥，而是沾了泥还能转身向那老板走去。”话音很轻，却像一股细流慢慢渗进心里。我望着水中那朵微微晃动的白莲，忽然明白：干净不是刻意避开污浊，而是在污浊中依然保持自己的清静。于是，我屏息凝神，郑重地在新纸上落下了新的一笔。

廉心一颗，糖葫芦甜

腊月集市，卖糖葫芦的阿姨忙中出错，多找了我十块钱。我快速缩回手，把钱攥在手心，凉意一下子透进皮肤，像摸到一块小冰。摊前的糖葫芦闪着红光，诱人得很。可我脑海里忽然浮现画画时的那朵白莲——在泥里，却不带一点脏。于是我红着脸把多找的十块钱递了回去：“阿姨，您找多了。”她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把饱满的一串糖葫芦塞

进我手里：“谢谢，来，奖励诚实的孩子。”我咬了一口，那股酸甜立刻在舌尖绽开，这味道，感觉比以往吃的任何一串糖葫芦都要正宗。原来，手的一缩一伸，取决于自己内心的选择，让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回到原处，心也跟着变得轻盈而纯净。

白鞋一点，醒心一片

暑假，我去表叔的工地玩。吃饭时有个老板塞给他一个大红包，让他多报点材料。表叔左右为难，恰好看见我低头正在处理白鞋鞋面上溅落的两滴酱油，黑白之间甚是别扭，就像洁白的莲花花瓣上沾了黑泥。表叔愣了一会儿，立即转身向那老板走去。下午表叔点外卖时专门为我点了一杯奶茶，我问原因，他微笑着对我说：“感谢你的这双白鞋，鞋面上的污渍擦去容易，心脏就不好洗了。”我咬着吸管，看着轻松的表叔，也笑了。

今天，难得清闲，我驻足在小池边，欣喜地看到莲绽放了两三朵，清风吹来，我甚至嗅到了一股淡淡的馨香，沁人心脾。这一刻，我的心底也仿佛有一朵莲花在悄然绽放，它的光泽打开了我所有的迷惘：原来，最好的成长，就是像她一样，挺拔而干净地站着，让生命散发出它本来的清静与芬芳，因为这是我们生存的底气。

指导老师：杨秀伦